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紀卷十五

五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前漢紀卷十五

漢 荀悅 撰

孝武皇帝紀六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杆將軍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腰斬
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陵在雲陽巳巳晦日有蝕之
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
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為吏

深刻為廷尉詔獄繁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為不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躡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為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為郡守貨累

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
大夫暴勝之為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
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涇陽渭中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
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
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為雨水流竈下
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
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
水工也韓惠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

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壺口為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為韓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強因以名為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

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決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為史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斥鹵今生稻糧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
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
石間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若有神
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
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羣鬪孝文廟下邑中蛇
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
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

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劫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

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
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理桐偶人咒
詛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
家族矣涿郡鐵官鑄冶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
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
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
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宫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
江充充趙人也為敬肅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已陰

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
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
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國固多奇士以充為直指使
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還逢太子家人乘車行
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没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
遂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
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為他姦怪徵
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強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

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寃充與太子有隙恐上
一旦晏駕為太子所誅因言宮中有巫蠱氣上令案道
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御夫人以
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宫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
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皆不報上存
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邪今無以
自明可收充窮治姦詐壬午太子詐令客為使者收捕
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子使人白皇后皇后

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罵充曰趙亡虜亂趙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灸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而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康賓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盎城門得出皇后自

殺司直田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
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當先請之丞相乃止
上聞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
大夫何敢擅止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
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
族之吏士刻掠者皆徙燉煌

荀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遂惡而無變計也易曰
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諸城

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旄上怒甚羣臣憂惶
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人猶天母猶地子猶
萬物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
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
喪亡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子
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
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諫臣
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

親戚隔絕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無患太子之非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眷眷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

感悟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湖主人家貧織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踰戶開新安令李壽超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闕死皇孫二人皆遇害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為抱侯張富昌為踰跽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冤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可赦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靈使公覺朕也